

秦瘦鸥



劫政日沉

花城出版社

1247.5
557

秦瘦鸥

劫收日记



028781

劫收日记

秦瘦鸥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3,000册

书号 10261·216 定价 0.96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日记形式写的颇具特色的长篇小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国民党政府派出一批高级官员到上海去接收日伪逆产，本书的主人公谢桑便是其中一员。作家通过自叙的手法，把主人公在接收过程中如何结党营私、合伙敲诈勒索日伪人员家属资财，如何巧取豪夺吞并正当工商业者的产业，如何与同行勾心斗角，以及接收人员如何耍弄手段，嫖妓纳妾，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等种种劣迹，披露得淋漓尽致；而这些斗争又反映出了重庆政府上层人物的各种派系的斗争。最后谢桑因后台不硬，棋输一着，遭到通缉而卷款潜逃。本书对这些黑暗动乱现象的批判虽然略显不足，却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社会现实，对今天的青年认识过去，通过比较懂得今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富有教育意义。

作家秦瘦鸥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桂林、重庆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成员。他对《劫收日记》中主人公谢桑活动过的沪、渝、穗诸地的风土人情都十分熟悉，因此，笔下人物呼之欲出，人物语言声口毕肖，作品情节曲折生动，读之趣味横生。

本书题签系著名教授郭绍虞手书。

序

陈白尘

秦瘦鸥同志在七九年间以谢桑为笔名创作的《劫收日记》，其第一部分发表于刊物时，曾经寄给我读过，很感兴趣。后来又向瘦鸥同志索阅了其余部分。我之所以很感兴趣者，因为我在1946年曾经写过一本以接收（沦陷区人民立刻称之为“劫收”）为题材的讽刺喜剧式的电影剧本《天官赐福》，被国民党于开拍前即禁止了，至今还愤愤不平。一读《劫收日记》，觉得它写得淋漓尽致，颇为解恨。而且感到我的《天官赐福》写得太肤浅了。我当时只不过抓住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所谓“五子登科”的皮毛现象加以揭露和讽刺，何尝理解到这一“劫收”黑幕内部纵横交错的矛盾？“天上飞来”的与“地下钻出”的之间，“军统”与“C.C.”之间，军方与政方之间，四大家族之间，国民党与美方、与日寇以及与上海帮会之间，还有重庆坐镇大员与接收大员之间，……无不矛盾重重，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又互相勾结。整个国民党从上到下的机构都在参与制造这一“劫收”的灾难。同时，国民党也就把因“惨胜”而骗得的一点“民心”丧失殆尽！解放战争一打响，它虽拥

有八百万大军，但从民心的向背看，不用智者，谁也预测到国民党走向灭亡之路了。只是没有预测到它灭亡得如此之快！说国民党在大陆上覆灭的根子从“劫收”时就埋下了（也许更早），想也是可以的。因此，我反而庆幸《天官赐福》没有拍成电影，否则，它会成为“一笑散”的。但《劫收日记》今天终于出版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反动政府的文艺检查官的威力是无效的。历史最后要由人民来写，审查、禁止至多只能奏效于一时，岂能掩尽天下人——尤其是后世人之耳目？

《劫收日记》可能不会受到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重视。这不要紧，也无损于它的价值。因为它忠实地记录了“劫收”时代的风貌，它是一部实录，对读者有极大的认识价值。我想作者的本意也许正在于此，所以这里虽然也写了什么“沦陷夫人”、“抗战夫人”和“接收夫人”之类，但这是“劫收”大员生活中应有的一面，作者并没有为此而浪费笔墨的。质之瘦鷗同志，不知我猜对了没有？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庐山

目 录

序 陈白尘

第一章

- 一 日本投降啦 1
- 二 当上了接收大员 9

第二章

- 一 飞到上海 21
- 二 勾心斗角，各显神通 38
- 三 老郭的表妹 67

第三章

- 一 隐匿敌伪产业的密谋 75
- 二 枪毙姜公美 84
- 三 回重庆活动 86
- 四 密锣紧鼓 95

第四章

一 洪部长来视察.....	106
二 只有金条、现款是真的.....	120
三 大员要玩女人.....	124
四 内部再分赃.....	129

第五章

一 工人检举.....	189
二 “千里为官只为财”.....	144
三 沦陷夫人、抗战夫人、胜利夫人、接收夫人.....	149

第六章

一 暗斗.....	162
二 冷漠的夫妻重逢.....	167
三 惨败.....	177
四 杏女.....	196
五 谁不讲裙带关系.....	208
六 离婚.....	209

第七章

一 内哄日趋白热化.....	217
二 当了强盗，再当捕快.....	224
三 短兵相接.....	226
四 小公馆设在苏州.....	230

第八章

- 一 好一个联欢会 236
- 二 梁鸿志的一柄古扇 242
- 三 清查团初试“锋芒” 251

第九章

- 一 各怀鬼胎 260
- 二 要白国雄滚蛋 275
- 三 急景凋年 285

第十章

- 一 虎口夺食 299
- 二 清查团到上海 308
- 三 墙倒众人推 316
- 四 原从天上飞来，还从天上飞去 341

试论谴责小说（代跋） 352

第一章

一 日本投降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重庆）

昨夜小胡子家里的一餐饭吃得非常舒服。九华源的菜名不虚传，真正精采！最使人大吃一惊的是当天从贵阳由美军飞机运来的那尾娃娃鱼。张立范的神通广大，不由我不五体投地。

他这次为什么要请客，我也弄不清楚。老唐说功劳是他的，没有他再三怂恿，小胡子决不摆这席酒。

黄祥却在背后告诉我说，根本跟老唐无关，只是因为小胡子在三四天前已把学田湾的那所新房子卖给了川盐银行①的康老二，心里很高兴，才让我们大嚼一顿。他盖这所房子

① 当时由四川大资本家开设的一家实力很雄厚的银行。

的时候费过不少心机，前个月才完工，为什么一下又卖出去呢？而且脱手之后又这么高兴？

这些事我最不行，让他去吧，吃了再说。

酒醉饭饱，少不得还要继之以赌。老唐等几个上海佬一定要打沙蟹^①。也好，沙蟹就沙蟹吧！

九点半开手，一直打到半夜两点钟。我先败后胜，捞进了五千多；现钞不过三四百元，支票倒有九张，德叔一个人就开了七张。

回到家里，亚玉刚醒，翻过身来，就要跟我吵架。幸而我早有准备，赶紧把一叠支票塞到她手里去。

知道我赢了钱，亚玉才平下气，不再言语。

天都快亮了，床上还热的叫人躺不住。重庆这个鬼地方，一到热天，简直象个大火炕。可是我昨晚的睡不熟，主要还不在于热，而在于那几张支票。这班老兄没有一个好人，专开空头支票，要想拿到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到九点钟的时候，等银行一开门，马上冲进去，给它来一个先下手为强，或许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八点半你就到上清寺和兴银行去，七张全取到最好。七张不行，六张；六张不行，五张……”我向亚玉交待，认为德叔这笔赌帐最大，万万不能放过。

后来我也就迷迷糊糊地睡熟了。

醒来时红日满窗，街上车声隆隆，估计至少已打过十二

① 一种由西方传来的用扑克牌的赌博，原名 Show hands，“沙蟹”是译音。

点钟。亚玉正在洗碗，他们大概刚吃过中饭。我偷觑了她一眼，只见她虎着脸，听到我从床上起身，也只当不听得的一样。

我在漱口的时候，她跑过来，愤愤地把一个纸团丢在我面前。我看了纸角就明白了，一张支票也没有兑现。

风头不对，省得挨老婆的骂，赶紧找个机会溜走。

刚走上坡，劈面碰见美国新闻处的高佬周①，一把揪住我，欢天喜地，大吼道：“好消息，老谢，日本投降啦！”

八月十五日（重庆）

一夜的鞭炮，直放到今天。整个山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办公厅里已无公可办。几个长字头不约而同，全体失踪；以下诸人有拉开嗓子大摆龙门阵的，有跑到街上去看胜利大游行的，也有弄了三两大曲、一包小花生，就在写字台上自斟自饮的。我看机会难得，干脆转身往家里跑。因为夜里还有提灯会，到处在卖土制的小蜡烛，我也买了十枝，带回家中，立刻燃起来，在吃饭的方桌子上列成一圈，哄着小明玩。

“你发疯啦？青天白日，燃上蜡烛火！”亚玉从厨房里走出来，一见到就大声呵斥。

① 粤语，即周大个子。

发疯还不至于，但从昨天下午以来，我的头脑有些昏乱，确是实情。抗战八年，终于把日本鬼子打败了，那得不高兴？可是长期以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怪现象始终未变；仅仅半年多前，重庆的人还在忙着准备往西北逃难。七月初，湘西也还打得很紧张，罗斯福又刚刚归天，怎么一下日本就会投降了？胜利是怎么来的，何以又来得这么快？真是满头雾水，我的脑子那得不乱？

“这屋子里就数你最没用，仗打胜了，也不赶快动动脑筋！”亚玉对我，好象一百二十分的不满意。

“有什么脑筋好动呢？”我漠然地反问。

“人家楼上的刘先生，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要约几个四川佬做木船生意。东厢房的亚辉，也忙着在托人走门路，想进美军顾问团当翻译。还有，对门六姑方才跑来告诉我，她的大哥手里囤着不少百货，现在眼看就要跌价了，问你有没有门路，给他尽快卖出去，他们愿意给你四成好处……”
亚玉一口气就说了一大堆。

不错，这次倒是她想的比我快。日本鬼子投降，抗战胜利，一切当然要大变特变。我真该赶快动动脑筋才对呀！升官发财，全看这一遭啦！

我把德叔开的七张空头支票找了出来，用一个白信封装好，直奔两浮支路口美国新闻处。这笔赌债反正收不回了，落得放个交情。德叔消息灵，交游广，对我的用处可大哩！

今天街上到处是美国兵，天真的孩子们听信了国民党宣传机关吹的那一套，见到他们，就竖起大姆指，高喊“顶好！

顶好！”

两浮支路口有一大堆人聚着，原来是一个骑摩托车的美国兵撞倒了一架手车，车夫躺在地上两眼翻白，下半身全是血。两个警察束手无策地站在旁边。美国兵哈哈大笑，开动车子走了。我不知道怎么竟会一时冲动，追上去大喊一声：“顶好！”

围在四周的几百个群众本已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我这么一喊，等于点上了导火线，顿时发作起来，叫骂的叫骂，追逐的追逐，乱成一片。

那两个警察就转过身来，四只眼睛直打量着我。

我自知闯祸，赶紧往下一缩，混进了人堆里。

八月十九日（重庆）

六七天过去，紧接着所谓胜利的欢乐而来的是一片大混乱。走遍重庆，找不到一个清静的角落。

房价大跌，米价大跌，四川的地主们在叫苦。

服装公司大减价，百货公司大拍卖，书店买一送一……只有黄金、美钞依然直线上升。

被卷进这一混乱的大漩涡中的重庆市民，有很大一部分已从狂喜中清醒过来，惊觉到有一场大灾难已压到自己头上。不少机关、银行、商店已开始紧缩，大量裁员；原在街头巷尾摆杂货摊、食品摊或挑担叫卖的小贩们生意都一落千丈，快找不到主顾了。数十万人面临失业、挨饿、破产的危

机。这正是乌鸦与喜鹊同鸣，有凶有吉。反正上起国民党政府主席，下至保甲长，谁也不闻不问，我管个屁！

今天，房东向我求告，定要把他的大儿子送给我当小听差，只求带他出川，有饱饭吃，一文工资也不要。

在另一方面：

中国航空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公路总局……只要是交通工具的机关，门前都出现了长龙。中国旅行社的三架电话机日夜响个不停。一条破烂不堪、在唐家沱泊了七八年的小火轮有一百多个机关抢着要收买。搭木船到宜昌，每个人收五百元，还要托熟人打招呼。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部院会，日夜都在开会。机关里人如潮涌，大门口车如流水，只有重庆市政府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酒楼菜馆，生意更比胜利前好了十倍、二十倍。做主人请客的怀着各种不同的企图：有想跳到另一个衙门，换换纱帽的；也有想尽快买到飞机票、轮船票或长途汽车票的；还有想卖掉这批货、套进另一批货的……但最肯花钱，不惜一再请客的，可要数到那些急于想插手到接收工作里去的人了。

抗战八年，越打越朝后退，地方丢了少，当时大家都颇有意见；此刻想一想，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否则抗战一胜利，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好让我们去接收呢？

接收！接收！这几天真想得人发疯啦！

在后方蹲了这么多年，身为公务人员，哪一个不吃过

苦——饮不到陆羽居①的茶，穿不到利工民②的汗衫，还不算苦吗？如今好不容易盼到胜利，真象个久病之人需要进补一样，谁不想立刻被派到沦陷区去搞接收工作？

凭我这份资格跟各方的关系，要去接收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得好好想一想，上哪个地方，参加哪个机关最合算？吃肉总要挑肥的吃嘛！

前年我为了不必天天上班，找兼职也容易，特地钻到侨务委员会这个冷机关去，看来真是大大的失算了。

今天中午，我特地赶去找经济部的主任秘书老潘。据德叔告诉我，出发接收的人，第一批当然是军方，但第二批就要挨到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一类的机关。老潘不但是我的老同学，平时交情也不错，他还是小明的干爹哩。

果然不出我所料，老潘日夜有应酬。潘太答复什么时候回家很难说，只得留下一封信，恳切祈求。

下午又找老唐，他神气冷淡，分明怪我过去巴结不够。

八月二十一日(重庆)

一个礼拜很快过去了，我进行的事还没有结果。

张立范似乎很有拉拢我的意思，一早就打电话到办公厅来说，要介绍我到汉口去当《自强日报》的副总编辑。吃文化饭很清高，这个我知道，但现在我要的不是清高，我要洋

① 广州最高级的茶楼。

② 广州最有名的纺织厂。

房、汽车！我要金条、美钞！

照理说，抗战胜利，复兴建国，华侨工作也不能说不重要。但侍从室^①传出消息，按照老头子的分派，我们这些机关被列入第四批或第五批，明年春天也不一定能够离开重庆。他妈的！我怎么会跑到这种冷衙门来，真正倒了八辈子的霉！

老唐飞机票已经拿到，明天就要走了。他一直在银行里混，不知耍了什么手法，一下变成宋子文在重庆的公馆怡园的座上客，被派为津浦铁路局总务处处长，居然也是接收大员了。

这个关系可断不得，我约了几个熟人要给他饯行，他却再三的说抽不出时间，只好作罢。我灵机一动，忙挟着两幅成都买来的蜀锦被面赶去送礼。今天老唐家里真是喜气洋洋，宾朋满座。“老朋友，还来这一套？”老唐接过我送给他的那个纸包，随手往堆得象小山似的礼品上一丢，连谢也没有有谢。

我原想再好好地重托他一下，可是客人那么多，而且每个人全是有为而来，他哪有精神一一应付；大家只好装得很从容地尽说些“今朝天气……哈哈哈……”之类的空话。门外一阵汽车喇叭响，突然走进了一个胖子。“呀！李行长！你……”老唐一见，赶紧笑着迎上去。

胖子右手里提着一口中型皮箱，沉甸甸的不知道装的什

① 蒋介石贴身的机要机构。